

(上轉第2頁) 入廿一世紀，這都是神賜給我們的。

二零零零年後，她的健康有好轉，即時赴歐洲佈道，是因過去健康欠佳時未能如約，雖然自九零年患上癌症，只要健康允許，她都應約領會，儘管年過七十，都隻身前往，她說她有個優點，上了飛機就能睡覺，有次在候機室因暈了而誤機，我們聽了真心疼，因經費之故，旅途中未能有人陪同。

清清姐於二零零二年十月，應邀回祖國大陸傳講福音，又如期參加葆靈母校百周年校慶，並回到久別的故鄉，在她父親原主持的教堂主領禮拜，成全了她多年的心願，也是神的

恩典。

二零零三年的感恩節，路加弟及我們的女兒由各地來此，我們舉行了兩場生命的樂章音樂見證分享，由路加見證神恩並演奏。我們將通告寄清清姐，儘管在病痛中也很想來參加，她知道我們所做的一切，也得到安慰，因為我們的心是相通的。

清清姐在癌症晚期，和頑疾鬥爭，知道時間不多，趕在時間的前面，完成了《生命的樂章——許路加的故事》，早早寫好《導向》上的兩篇文章，在三月的期刊上登載。她頑強的意志，只能說是神賜給她的力量，有神為她的支柱。

## 追思學姐歐陽仁

◎孫金鳳

我的學姐歐陽仁，於抗戰時期在江西南昌戰時遷內地雲都葆靈女中讀書。一九四二年高中畢業留校工作，任教初中英語和音樂。我那時讀初二，學校借住在零都一座荒廢的古廟福田寺內，師生過著艱苦的戰時生活，但親密像一個大家庭。所有先後和她同過學，或當過她學生的學弟因戰爭環境特殊，學校接受個別男生就讀和學妹都親熱地叫她清清或清姐。大家最愛聽她講故事，讀她寫的文章，她彈得一手好鋼琴，是我的鋼琴啟蒙老師。我們都很佩服她的文藝才華。

四五年抗戰勝利，葆靈女中遷回南昌原

址，她進了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深造。四九年她和史祈生牧師締結良緣，一同到海外佈道。從此我們和清姐失去了聯繫。

四十五年以後，一九九零年我到紐約探親，適逢她來紐約參加海外華人宣道會，我們久別重逢，驚喜萬分，她知道我心靈饑渴，送我許多她寫的書籍，使我和外子同受教益，讀她回憶母親菊秀的文章，明白她的家鄉是二零年代兵荒馬亂的江西內地永新縣。她的書《葉落以後》就是葆靈女中逃亡雲都辦學的記述，使我倍感親切。她為我們贈閱了一年《導向》雜誌。每期一到，我們最先捧讀的是她寫的

我們為神賜給她豐富的恩典獻上感謝，數十年來她的文筆及證道，幫助了許多在信仰上和生活上遇到困惑的朋友，圓滿地回答了所提出的問題，對大家有所教益並指明方向，明白了真理，堅定了信仰，勇敢地朝著天國大道闊步邁進。

清清姐是神的好女兒，她把一生完全交給了神使用。她可以這樣說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，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」。我們要勉勵自己，需要更加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。

「總編輯的話」，中英文並舉，富有靈性和智慧，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，我受到啟發後寫過兩篇短文投寄《導向》雜誌都得到刊登，使我深受鼓舞。她還親切地約我和外子回國時順道到夏威夷她家作客，可惜我們沒有機會踐約，只能留作美好的追憶了。

現在她回到天家了。一想到我們永遠失去了親愛的清姐，學習的榜樣，不由得心中感到悲傷，惋惜和無以名狀的失落。現獻上四言八句表示我的追思：

永新之女，葆靈精英。華南受業，海外傳經。

天賜文采，廣揚福音。「哲人其萎」，哀思永銘。

願清姐永遠安息！